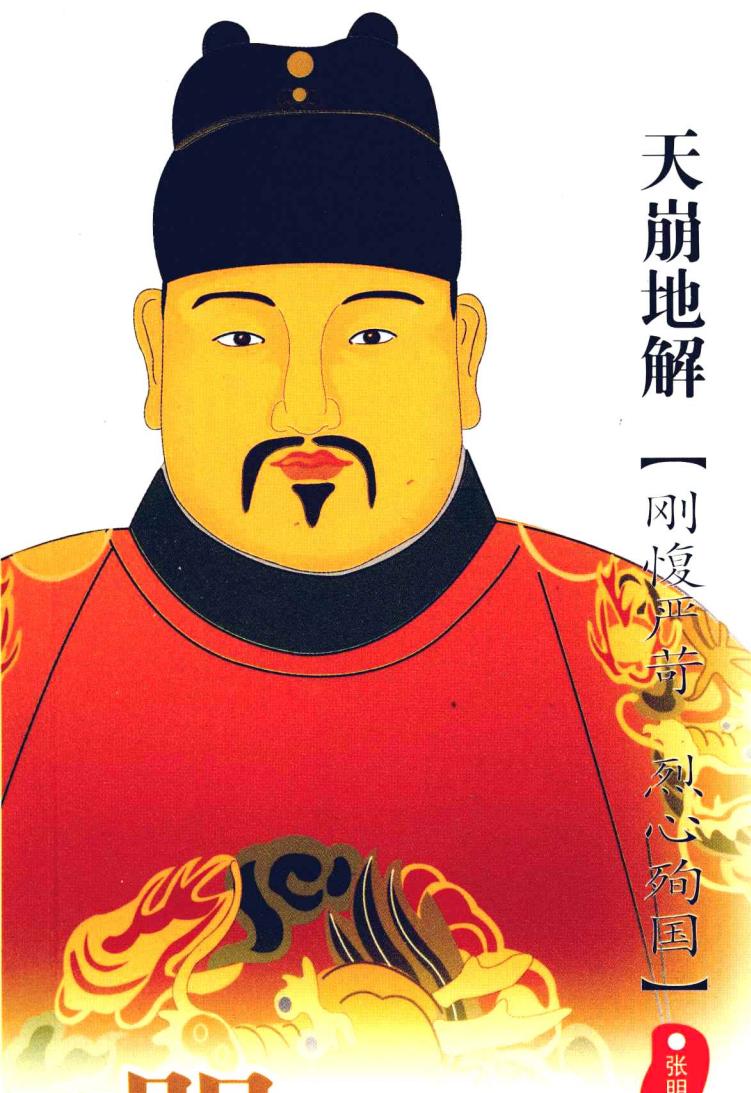


崇祯

天崩地解

——刚愎严苛
烈心殉国

张明林 编著



明思宗



西苑出版社

天崩地解



崇祯

明思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崩地解：明思宗崇祯 / 张明林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151-0108-8

I. ①天… II. ①张… III. ①崇祯帝（1611～1644）—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2001号

天崩地解 明思宗崇祯

编 著 张明林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24971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56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108-8

定 价 36.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毅宗烈皇帝朱由检

卷首语

明思宗（一为毅宗烈皇帝）崇祯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但同时他又刚愎自用、文过饰非、诿过臣下、严苛急躁、翻脸无情，永远不惜以最阴暗的心理揣测别人。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崇祯皇帝宁可煤山自尽，也没有把宁远铁骑调进中原打李自成，遵守了自朱棣起历代明皇们对臣民的承诺“天子守国门”！



目 录

第一章 生于末世运偏消 1

- 临危即位，风雨飘摇 1
- 命运多舛，国本之争 7
- 登金銮殿，殚心治理 14

第二章 拨乱反正除阉妖 23

- 阉党作乱，呼之曰“九千岁” 23
- 小心安抚，逐渐剪除 29
- 潜移默化，魏客伏法 33
- 毁《三朝要典》，“清议渐明” 40
- 钦定逆案，隐蔽矛盾 44
- 平反昭雪，申冤洗耻 50

第三章 夙夜忧勤图新政 59

- 朝政混乱，危机四伏 59
- 满腔热血，以图新政 60
- 忧勤惕励，夙夜焦劳 62
- 重用袁崇焕，宁远、锦州兵变 73
- 重视西学，崇尚科技 82



明思宗崇祯

第四章 刻薄急切乱无常 93

结党营私，明争暗斗	93
心存芥蒂，罢斥诸臣	134
贿赂成风，军政败坏	149
加征剿饷，肆意勒索	156
治国无方，反复无常	162

第五章 辽东失守边事乱 169

五入长城，清兴反明	169
总督降清，“灭寇”成泡影	173
请和屈死，有口难辩	181

第六章 大顺寇烈宗殉国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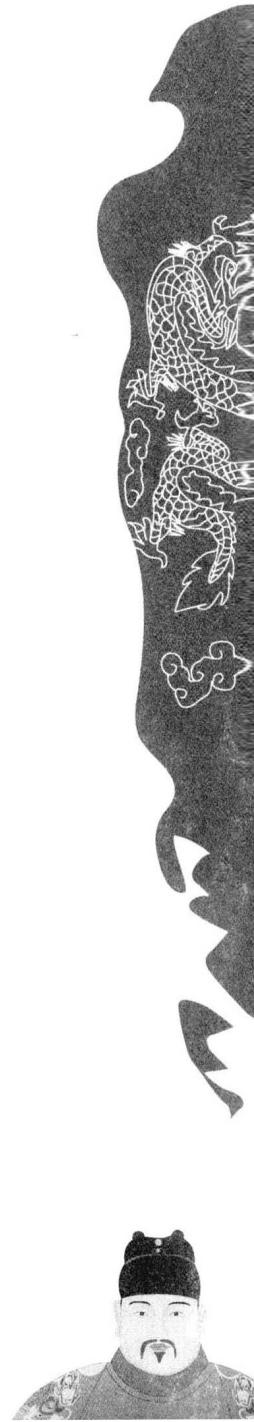
谷城再起，大获全胜	187
兵败自杀，气数已尽	193
西安建国，建元“永昌”	205
吊死煤山，空余悲恨	212

第七章 天崩地解话南明 231

北京称帝，西安立都	231
冲冠一怒，为父报仇	236
大清入关，修缮思陵	241
南明小朝廷，腐败无能	248
三度易主，真假太子	253

第八章 末代帝君宫闱事..... 267

- 爱好多样，沉湎佛道 267
生母早逝，尊亲之情 272
笃爱后妃，寄希太子 273



第一章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临危即位，风雨飘摇

(一) 短命皇帝光宗

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有一个执政才一个月就死去的皇帝，他就是明光宗。

明光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登极，九月一日即死去，是明朝在位最短的一个皇帝。

明光宗读书较晚，文化修养也不高。在做皇帝前的39年中，他一直在压抑、孤独和苦闷中度日。

明光宗即位后，没有什么更新朝政、施展治国才能的宏大抱负。如果说他的一朝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话，那么只能举出两件。

其一是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二天，遵奉遗诏，宣布发内帑银200万两，犒赏边防将士，罢除天下矿



光宗朱常洛

明思宗崇祯

监税使，起用万历年间的建言得罪诸臣。这些举措无疑大得人心。

其二是改变了内阁浙党专权的局面。万历后期，浙党首领方从哲秉政七年，而最后的三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

光宗八月一日登极后，从八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先后起用史继偕、何宗彦、刘一燊、韩爌、朱国祚等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同时召还万历时曾翊翼过自己的致仕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这些人中，当时在京师的只有刘一燊、韩爌。两人都是东林党人。刘、韩入阁，使方从哲的势力有所削弱，为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一度参政创造了条件。

光宗致命的弱点是惑于女宠。在做皇太子期间，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便沉湎酒色，恣情纵欲。因而妃嫔很多。

光宗即位后，内廷最活跃的人物要算郑贵妃和西李。郑贵妃是神宗宠妃，神宗去世前，留居乾清宫，此时尚未移居。

她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深知光宗底里，为了巩固在后宫的地位，就从侍女中挑选8名美姬进献。这8名美姬个个能弹会唱，纤巧动人。光宗欣然收纳，如醉如痴，早把万历时的前嫌忘在脑后。

她又竭力笼络西李，仅仅数日，居然胶漆相投，无所不言。郑贵妃想做皇太后，西李想做皇后，于是由西李出面，向光宗恳请。光宗最初还有些犹豫，但怎禁得宠幸再三乞请，便含糊应允，一日挨一日，仍未下册立的谕旨。

八月十日，郑贵妃再次托西李催请，可巧光宗身染重病，时不便进言。十二日，光宗病情未见好转，郑贵妃已急不可待，便以探病为名，又同西李催请册立日期。光宗面对两个女人软磨硬泡，只得强撑着身子出殿，召见方从哲，命令从速具议。方从哲自然一一应允。

可当把旨意传到礼部，却受到礼部侍郎孙如游的抵制。孙如游气愤地说：“先帝在日，并未册封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接着上疏谏止。光宗当然知道本朝制度：新君即位后，只能追封嫡母和生母。现在自己的生母尚未追封，却要封郑贵妃，于情于理都不相合，于是不再提封太后之事。郑贵妃自然不肯罢休，还要催促，无奈光宗病势日重，便在十四日派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的病由宣淫而起，用

明思宗崇祯

药自当培元固本，文升诊视后却谓邪热内蕴，当服通剂药。何谓通剂药？就是清内火的牛黄、石膏、麻仁之类。光宗掏空之躯哪禁得住这杀伐猛剂，服药之后，顿觉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竟至三四十起。一连几日，光宗一泄如注，委顿不堪。

光宗的病情很快传到朝廷之上，大臣们无不惊诧。郭妃、王才人两家戚畹对西李专宠早就不满，现在更是走遍朝臣各家，泣诉光宗危急情状，言说郑、李勾结，包藏祸心。于是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均为东林党人）倡言于朝，并与吏部尚书周嘉谟（东林党人）一起往见郑贵妃兄子郑养性，责之以大义，要他劝说贵妃移宫，并请收还封后的成命。

养性迫于压力，入宫禀闻。郑贵妃见人情汹汹，人言可畏，只得移居慈宁宫，封太后之旨也就作罢。

不久，光宗再次召见大臣。首先传谕册立西李选侍为皇贵妃，接着嘱托臣僚辅佐皇长子朱由校为帝，最后谈到自己的寿宫。

群臣闻听光宗安排后事，不知所措，只得称颂圣寿无疆，何遽至此？

光宗又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者安在？”原来在此之前，鸿胪寺丞李可灼声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李可灼被宣至，诊视后与御医及诸臣商榷，大学士刘一燊言其乡两人同服，一益一损，非万全药。礼部侍郎孙如游言说，天子关系至大，不可轻用。可光宗决计服用，于是当着众大臣将药服下。此药乃红色，故称“红丸”。光宗服用红丸后，四肢和暖，思进饮食，遂命再进一丸。次日五鼓，宫内传出急旨，召大臣火速入宫。

当大臣急急忙忙赶到宫内，只听得哭声四起，光宗已经命归西天。

“红丸”究系何物？何以第一丸服下安然无恙，第二丸服下遽然而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光宗在位一月而亡，有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大臣处理。一是如何纪年。当时有人主张削光宗年号泰昌不纪；有人建议去神宗万历四十八年，以本年为泰昌元年；还有人建议明年为泰昌元年，后年为熹宗天启元年。最后采用了御史左光斗的意见，以当年8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8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

二是寿宫问题。此时神宗尸体尚未埋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期



明思宗崇祯

内建一座新的地宫。后来朝臣们在议论中想起了一座现成的陵址，那是景泰帝在位时为自己营建的。英宗复辟后不久，景泰帝死，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于是原建的景泰陵“陵工废，基址堙，人谓之景泰洼”相传是块吉地。

天启元年（1621）三月重新修缮，八月完工，九月初一葬入光宗。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庆陵。

（二）木匠天子熹宗

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飘摇，明太祖朱元璋一手缔造的大明帝国，终于偏离航向，走进了穷途末路的死胡同。由皇宫到茅舍，由朝内至朝外，积怨重重，危机四伏。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同时，一股新生力量迅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跨过山海雄关，横扫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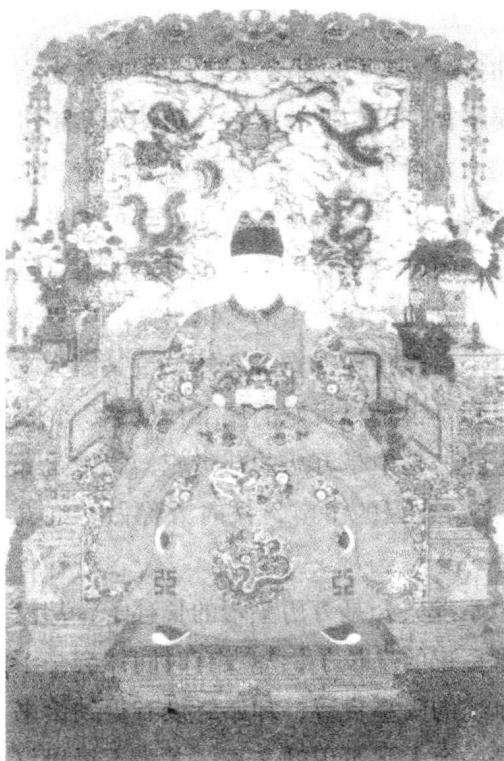
光宗执政刚一个月，即遽然而亡，朝廷内外一片纷乱。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光宗死后的第五天，他的长子朱由校就即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明熹宗天启。但这次即位却弄出了许多曲折。

刚刚君临天下的这位少年天子同他五弟崇祯一样，也是从小就失去了生母，由光宗的李选侍看护着长大。李选侍能取得光宗的两个幼年丧母的儿子的监护权，说明她当初在太子宫中的得宠程度确实非同一般。加之由于太子妃郭氏死得早，光宗即位之后，并没有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皇后，李选侍就把这国母之尊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而且光宗在生前也确实数次提出要封她为皇贵妃，由于没有皇后，皇贵妃自然要主掌后宫。但礼部认为，新天子刚刚登位，连两位太后和元妃的谥号还无暇提及，晋封皇贵妃的事也只宜缓办。谁知光宗在位只一个月就故去了，李选侍不但晋身皇后的梦想成了泡影，就连皇贵妃的名号也没有捞到，实在是又悲痛又懊恼，于是生出一些“妇人之见”，想用手中把持着的小皇帝来作为同朝臣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天启是一个幼稚晚熟，又从小被娇纵坏了的孩子，虽然他已经16岁，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像个十岁出头的儿童，毫无主见和独立意识。小皇帝特



明思宗崇祯



明熹宗天启皇帝

别晚熟，这给了李选侍一个机会。她以为只要能继续控制着这位皇帝，就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光宗驾崩的当日，群臣到宫中同遗体告别时，她就把小皇帝藏起来不让群臣见面。后来朝臣同内臣联合起来，连吓带骗，总算把天启弄了出来，于是山呼万岁地顶礼朝拜了一番，继而不由分说，把那吓呆了的孩子簇拥到慈庆宫，从而断绝了李选侍和小皇帝的联系。

皇帝被劫持，李选侍乱了阵脚，只好赖在乾清宫不走。这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按当时的说法，“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并非什么人都住得的。李选侍先前因服侍光宗而住进乾清宫，现在光宗已死，实在没有再赖着不走的理由。揆其心理，她不过是希望朝臣们能有所妥协，大小给她个封号，也不枉辛辛苦苦监护小皇帝几年。只是在朝中得势的东林党人却不肯善罢干休，他们毫不妥协，今日一本，明朝一本，还几次到宫中吵嚷争执，痛斥李选侍。李选侍手中没有了皇帝，也已泄气，熬了几日，只得悲悲切切离开了乾清宫，搬进临时闲着的哕鸾宫，连行李也顾不上收拾。这一番混乱后来就被称做“移宫”。

身为天子的天启在一群强悍的朝臣手中夺来抢去，除了哭天抹泪之外毫无办法，年幼而又没有一点权势的御弟朱由检自然更不能对宫中朝中的局势发展产生丝毫影响，只好听凭东林党人与他们在宫中的内应——大太监王安的安排。他老老实实地呆在勤勤宫里，对外面的事情从不过问。而朝中的东林党人在“移宫”一役中得手之后，正在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扩

明思宗崇祯

大战果。

还在“移宫”事件纷扰不休的时候，一些东林党人已经在追究光宗的死因了。在他们看来，光宗死得蹊跷，李可灼职非医官，随便为皇帝进药已属大不合规矩，何况服红丸在前，光宗崩逝在后，从时间顺序看，似乎红丸就是光宗的死因。如果真是这样，红丸岂不就是毒药，李可灼进药岂不就是弑君？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问题越来越严重。李可灼能入宫诊治进药，是首辅方从哲带入的。而这个方从哲在当年的“梃击案”中就态度暧昧，据说同郑贵妃颇有瓜葛。再深一步猜想，光宗病体加重是因为吃了内医官崔文升的泄药，而崔文升原先竟也是郑贵妃的属下！显然，光宗之死，死于一连串的阴谋，阴谋的主使，宫中是万恶的郑贵妃，朝中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这个关于光宗死因的争辩，被时人称做“红丸案。”

这位年号“天启”的明朝第15位掌舵人，是万历皇帝的长孙子，却没有机会抖一下皇太孙的威风；是堂堂正正的皇长子，却没有时间体会一下皇太子的荣光；是一个流动着尊贵血统的天皇贵胄，却始终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在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在正式登基前，他还被迫离开过乾清宫，受到一个女人的要挟和挟持，过着惶惶不安的避难生活。

这位被后世戏称为“木匠天子”的少主，其手艺足以用出类拔萃、炉火纯青、无与伦比最后定论。他做的亭台楼阁，精巧细致，美妙绝伦，在市面上可以售到万金之巨。他设计的自动玩具，只要拧几下发条，玩具便会手舞足蹈一番，制作之巧，堪称一流，可谓一绝。他在拆了再做、做了再拆的无休止的忙碌和折腾中，充分体味到人生终极的成就感。不仅如此，这位木匠天子还兴趣广泛，全面开花。爬大树、掏鸟窝、入地洞、捉迷藏、抓蟋蟀、斗公鸡、养猫玩狗、骑马射猎、溜冰划船、拍水戏浪、赏花采草、堆山布景、傀儡游戏，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对于这位怪异荒谬的“木匠天子”，《明史·熹宗本纪》只用寥寥数语即为其盖棺定论，语极精辟，入木三分，颇值一读：“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

明思宗崇祯

重以帝之庸懦，妇侍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妙哉斯言。

命运多舛，国本之争

万历三十八年（1611）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城里一片热闹气象，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在严寒中祭过灶神，又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也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有的蒸点心、办年货，有的裁绸缎制新衣，有的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群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已经200多年，到万历年间已更换过13个皇帝，新诞生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11世孙。在200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支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万人，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则有着天壤之别。远支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拥有数万顷良田美宅的资产，并且在王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百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当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按皇家取名制度和等级体制的森严，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做朱由检。

在幼年时代，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严峻的气氛中。太子地位不稳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东宫中的姬妾、宫女和太监们宁可明哲保身，也尽量少出头少说话；前途的莫测则又加剧了宫廷中本来就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相互仇视和中伤。这位小王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命运多

明思宗崇祯



舛，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相反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只有虚岁5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她当时只有23岁。朱由检从出生直到少年时期，命运并未特别垂青于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无多少特殊地位，朱由检的命运真是坎坷。生母刘氏，是其父光宗众多嫔妃中的一位。虽生一男儿，按理当母以子贵，无奈有争宠的妃子如号称“西李”的康妃在侧，鼓动如簧之舌，说三道四，使光宗对刘氏渐渐疏远，进而寻隙斥责。忠厚贤惠的刘氏，谨守妇道，毫不辩解，将莫大的冤屈和悲愤深深埋在心里，久而久之，积愤成疾，在朱由检五岁的那年，郁闷而死。光宗得知刘氏死讯，多有悔意，又担心神宗皇帝知道此事，要怪罪于他，便严厉要求宫人守口如瓶，不得向外界泄露只言片语，暗中派人将刘氏埋葬在西山。当时，朱由检住在勤勤宫，每忆及生母，就向近侍询问：“西山有申懿王的坟墓吗？”回答说有。又问：“申懿王坟墓旁有刘娘娘的坟墓吗？”回答说有。这样，朱由检似乎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

但终其一生，朱由检都深深怀念生母。而在幼年时对生母刘氏的追忆及对生母抚养恩德的无限思念，常使他情不自禁地盈盈泪下。光宗得知他思念生母，又孤苦无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遂令当时最受宠爱的号称西李的康妃抚养。但她十分清楚皇长子与皇五子的等级差别和分量。所以，对待两位皇子的态度，就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朱由检幼小的心灵，已多少感受到人世间的冷暖和长辈慈爱的厚薄，但由于毕竟仍在皇室子孙气指颐使的高贵血统氛围中生活，因此幼时的朱由检仍过着衣食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不久，光宗又让号称“东李”的庄妃抚养。



庄妃宽厚仁慈与世无争。她的地位虽列于“西李”之前，因其行事谨慎，恪守妇道，不与人争长论短，不与事较，因此受宠爱的程度却远不能与西李相比。加上膝下无子无女，孤处内宫，十分寂寞。现在奉命抚养皇五子，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朱由检的到来。既可使她冰冷寂寥的心中增加些许温暖，又可使她的爱心有一个确定的倾注对象。而朱由检也从此得到了新的母爱，聪颖活泼的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发挥和养成。

明思宗崇祯

朱由检从小酷爱读书，逐渐养成了静坐颐养的习惯。每阅读经籍，长久不动，口中念念有词。小太监也乐于与这位小皇孙亲近，戏游玩耍，说些皇宫内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和乡里习俗，逗得朱由检开怀大笑，欢乐异常。

读书，游戏，欢乐和一点忧虑，伴随着朱由检渐渐长大。而当父皇光宗即皇帝位仅一个月便与世长辞，却给他年仅10岁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生母的早逝，留给他内心的忧伤，因有庄妃的爱抚而得到慰藉；可是父皇又相继离去，双亲尽亡，顿失长辈之爱是谁也不能替代的。尽管父皇的关注，比起皇兄来，自己得到的要少得多，但因其些许的关注和庇护就颇感安全，可现在连这些许的庇护和安全感也失去了。皇父去世，很快皇兄朱由校

接替父皇登上皇帝宝座，是为天启。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九月，13岁的朱由检作为当今皇帝唯一的胞弟，被册封为信亲王。亲王在明代的爵位系统中地位是最尊贵、最崇高的，而且以同当今皇帝的血缘远近而论，他在当时在世的四五十个亲王当中又是支脉最近的，这一次封王典礼本应该庄严隆重。但当时宫廷内外正在酝酿着一场严峻的权力大厮杀，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少年小王爷，典礼也就极其草率。由于年龄还小，这位信王殿下在受封后仍然住在紫禁城中的勤勤宫里，但已经是寄居的性质。依照明制规定，一个亲王在成年之后他必须移居到远离京城的封地。没爹没娘又不受人重视的信王只能孤零零地蜗居在自己的勤勤宫里，唯一的亲人长兄天启自幼同他并没有多少感情，即使在礼仪性的朝拜活动中能见到一面，也只是机械地下跪磕头，从



明思宗朱由检像

明思宗崇祯

来没有什么话可说。

崇祯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嫡长子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普通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最喜欢的是郑贵妃，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生过两个儿子，即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因此，万历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封建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祖宗的经验与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也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一普遍原则，在朝臣看来，这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于政治局势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为了伸张天理正义，也为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久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确定，而太子又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以这场斗争被称做“国本之争”。这“国本之争”大约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腾了30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本之争”中，坚决站在立长原则一边，同皇帝进行无情斗争的，是一群在朝廷中虽然地位不高，却是势力浩大的自命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于这个集团中的首脑人物顾宪成等人曾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中聚众讲学，当时又称他们为“东林党”人。

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同他的好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就在无锡宋代的东林书院旧址聚众讲学，一时名声大噪。许多在野的士绅闻风趋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东林书院名义上是探讨经义，讲求学问，真正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在书院的楹联上也分明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